

文章编号:1674-0386(2009)03-0052-04

论杜甫的“登楼”诗

李 新^{1,2}

(1.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自建安文人王粲流寓荆州,作《登楼赋》以寄慨以来,“登楼”遂成为历代文人抒发身世之慨和客中之愁的一个特有的人文意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而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不仅在其登楼诗中继承了王粲《登楼赋》表达身世之慨和故园之思的抒情传统,而且运用“时空并叙”的手法,将伤时忧国的伟大情怀,和深邃的“宇宙意识”寄寓其中,拓展了这一题材的艺术表现范围,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千载传唱的名篇。

关键词:杜甫;登楼诗;王粲;伤时忧国;宇宙意识

中图分类号:G00-09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Du Fu's Poetry of Ascending Storied Building

LI Xin

(1. Chinese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 Chinese Department, Baoding College, Baoding 071010, China)

Abstract: From Jian'an poet Wang Can writing the Fu of ascending storied building, ascending storied building became a special humane figure stand for literature persons expressing sigh of fate and exiling, and appeared frequently in later literature. Du Fu in Tang dynasty not only inherited Wang Can's expressing tradition on Fu of ascending storied building, but also put worry on homeland and current events and consciousness of universe into his poetry, thus widened its sphere of displaying, and left many famous works to the descendants.

Key words: Du Fu; poetry of ascending storied building; Wang Can; worry on homeland and current events; the consciousness of universe

自建安文人王粲在汉末战乱中投荆州刘表,作《登楼赋》以寄慨以来,该篇以抒情浓切为后人所传诵,而“登楼”也成为诗人骚客抒发身世之慨和寄托客中之愁的一个特有的人文意象,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坎坷,他以亲身所历,对这一传统题材也多有吟咏,创作出大量的登楼诗,并在继承前人抒情传统的基础上,使其思想内涵和情感意蕴更加丰富。而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仅仅停留在将登楼诗作为以感遇咏怀为主题的“登临诗”之一体看待,没有

能够挖掘出“登楼”之抒情意象所包蕴的深厚人文内涵。就杜甫对登楼诗这一题材的继承与创新之举及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试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杜诗对王粲“登楼”主题的继承

杜甫的登楼诗在主题的表达上,直接继承了王粲《登楼赋》中抒发身世之慨和故园之思的抒情传统。王粲(177 - 217),字仲宣,为“建安七子”之一,南朝钟嵘《诗品》把他列为“上品”^[1],刘勰《文

收稿日期:2009-04-27

作者简介:李 新(1980 -),男,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心雕龙·才略篇》则赞云:“摘其诗赋,其七子之冠冕乎”^[2]。王粲饱经汉末战乱之苦,曾避难荆州依附刺史刘表,寄居其地十五年之久而未得重用,他的传世名篇《登楼赋》即作于其间,通过登临当阳城楼时的即景抒怀,表达了作者滞留异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思乡之情,以及“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慨。文理井然,用笔省净,情感真挚,而慷慨悲凉。正如谢灵运所评:“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王粲诗序》),遂成为文学史上千古传诵的名篇。

而在唐代“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宪章汉魏,取材六朝”(《沧浪诗话·诗评》)^[3]的大诗人杜甫,也是深谙其辞的。并且自“安史之乱”以来,亦饱受战乱之苦,如其诗中所云“支离东北风云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甚至于“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在他后半生漂泊动荡的岁月中,也就更能体味王粲那种怀才不遇、登楼异乡的慨叹,因此每每在诗中提及王粲,如“去国哀王粲”(《久客》)、“群盗哀王粲”(《春日江村五首》其五)、“王粲不归秦”(《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哀世非王粲”(《西阁二首》其一)、“应同王粲宅”(《一室》)、“辗转仲宣哀”(《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丧乱秦公子”(《地隅》),并述及其遭逢战乱、流落异地的哀痛。而“王粲登楼”也成为杜诗中最常用的典故之一,如“登楼初有作”(《春日江村五首》其五)、“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二首》其二)、“天寒出三峡,醉别仲宣楼”(《夜雨》)、“若倚仲宣襟”(《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其中“若倚仲宣襟”,即化用了王粲《登楼赋》中“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的语典,可见杜甫受其影响之深。

当大诗人杜甫在漂泊异地、登楼感怀之际,自不免像王粲那样登高怀远,感慨身世,以抒客重之愁,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登楼”诗作。如作于广德元年(763)春的《春日梓州登楼二首》:

- 其一 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
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
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鼙。
双双新燕子,依旧但衔泥。
- 其二 天畔登楼眼,随风入故园。
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

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

起首便慨叹行路艰难、身世飘零,当看到春日的新燕衔泥筑巢,不免思及故园——“天畔登楼眼,随风入故园”,而以“厌蜀交游冷”,一发羁旅之哀。而其比较有代表性的登楼诗,则是晚年漂泊湖南时所作的《楼上》一诗:

天地空搔首,频抽白玉簪。

皇舆三极北,身世五湖南。

恋阙劳肝肺,论材愧杞楠。

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

登楼远望,京城远在极北之地,而已身仍淹留欲洞庭之南,徒然而对天地苍茫,搔手踟蹰。尾联“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直抒胸臆,表达出沉痛悲凉的离愁和身世之叹。使登楼之际慷慨抒怀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立现于目前,可与王粲的《登楼赋》相媲美。而杜诗中这一类的登楼诗还有很多,如漂泊成都时期的“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暮登四安寺城楼寄裴十迪》)、“穷途衰谢意,苦调短长吟”(《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以及寓居夔州时期的“夷陵春色起,渐拟放扁舟”(《白帝城楼》)、“腊破思端绮,春归待一金”(《白帝楼》)、“可怜宾客尽倾盖,何处老翁来赋诗”(《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二)等等,也都抒发了诗人登楼远眺时所触发的身世飘零之苦,和思归故园之念,继承了王粲的《登楼赋》抒情传统,并与之遥相呼应。

二、新元素的出现:伤时忧国之情与“宇宙意识”

在登楼诗这一题材上,杜诗除了上述抒发羁旅之哀、感叹身世漂泊的作品之外,还突破传统,扩大了题材表现范围,最主要的就是将抒发诗人的一己之私情,扩展到对国家时局的忧叹。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杜甫广德二年(764)在成都所作的《登楼》诗: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开篇便以“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全诗奠定了忧国伤时的感情基调,继而叙说锦江春色充满天地之间,可动荡的时局却如玉垒山顶的浮云一般,变幻不定。时吐蕃方于广德元年(763)攻陷长安,进

而又陷松、维、保三州,而玉垒山便位于唐王朝与吐蕃的交界之处;诗人登楼眺望此山,不禁为国事而忧虑。而颈联一转,以北极星的位置不动,比喻朝廷的稳固,并视吐蕃为“西山寇盗”,对国家平叛的信念坚定不移。尾联更以蜀汉后主刘禅尚且享祠祭,反衬大唐的国运定兴,并感叹当世无诸葛贤相,隐隐以其才自况。通篇感慨国事,心忧时局,拓展了登楼抒怀的表现范围。

而在诗人暮年漂泊湖南之际所作的千古名篇《登岳阳楼》一诗中,更是将身世遭际与国运相联,忧心天下: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上半在对登岳阳楼所目之景的描写中,“坼”、“浮”二字,精炼有神,绘出阔大的洞庭湖水飘摇不定之势,“只身漂泊之感,万里乡关之思,皆动于此”^[4],并已蕴含诗人所亲身感受到的时局动荡之感;三联为己身晚年的漂泊无助而叹息,但尾联“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笔力一振,又转入对动乱时局的慨叹,乃至涕下,仍以忧国伤时作结,将身世之悲与家国之痛融为一体,诗境浑成,使该篇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为历代诗人所称颂。还有像秦州登楼诗中的“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东楼》),感叹国家边境战争不息,夔州登楼诗中的“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伤时叹世以至白头泣血等作,也都成为杜诗中登楼即景抒发忧国情怀的传世名篇。

此外,杜甫还常常在其登楼诗中表达出“宇宙意识”,拓展了这一题材思想内涵的深度;“宇宙”即所谓“往来古今日宙,四方上下曰宇”(《淮南子·齐俗训》),指无限的时间与空间;而“宇宙意识”,则为人们对于时空无限、人生苦短的感慨之情。比如其青年时代游齐赵探父时所作的《登兖州城楼》: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
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中间四句写出了登临城楼所眺望到的“浮云”、“海岱”、“平野”、“青徐”等广阔的自然空间物

象,以及“孤嶂”、“秦碑”、“荒城”、“鲁殿”这些超越千年时光的历史遗迹,面对它们所代表的无限时空,诗人不禁由此感叹个体生命的短暂和渺小;正如韩成武先生所评:“中间这两联,作者是在表现他作为生命个体对于时空无限性的深沉感慨,也就是他的宇宙意识。他所说的‘从来多古意’的‘古意’,正在于此。面对如此阔大的空间与无限的时间,他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生命的短促,而这种状况又非人力所能改变,这就是他‘临眺独踌躇’的原因之所在。”^[5]并且在艺术表现上,采用了“时空并叙”的手法,颈联意象壮大,着眼于现实视野的广度;而颈联意象悠远,富于漫长历史的厚度。如此“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6]。所以,清人杨伦《杜诗镜铨》称此诗“气象宏阔,感慨遥深。公少作已不同如此”^[7],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正在于登楼远眺之际,而生发出来的“宇宙意识”。

而于宝应元年(762)所作的《越王楼歌》,亦是如此,该楼乃系太宗之子越王李贞为绵州刺史时所建,诗人在登楼凭吊古迹之时,感慨于“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红”的壮阔之景,以及“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的历史之久远、时间之无限,而个体生命与之相对,显得却是多么渺小!从而生发出时空无限的“宇宙意识”。还有前文所提到的作于成都时期的《登楼》诗,其中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一联,也通过对眼前无限壮阔之景象的描写,运用“时空并叙”的表现手法,贯穿了深厚的“宇宙意识”在其中!

三、结语

杜甫不仅在其登楼诗中继承了王粲《登楼赋》表达身世之慨和故园之思的抒情传统,而且将其伤时忧国的伟大情怀和深邃的“宇宙意识”寄寓其中,从而拓展这一题材的艺术表现范围,留下大量为后人千载传唱的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富于开拓意义。正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并且,杜甫通过登楼之作所展现的“宇宙意识”,是“用精炼的诗句传达了人类的普遍心理和共同的感受,是所谓‘人人心中皆有,又是人人笔下所无的。’”^[8]能够引发历代读者的共鸣,这也是杜诗能够流传千载、声名不朽的重要因素。

(下转第 67 页)

斯特丹交易市场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前者吸引了来自全欧洲和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商品,该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成为国际市场最好的晴雨表,引导着全球的生产活动。后者以威尼斯人的利亚托广场银行为原型,成立于1609年初,其主要的功能是接受存款、为存款户进行转帐、开发汇票、汇兑货币、买进金银和外国铸币并铸造法定货币。这家初具中央银行性质的汇兑银行很快被模仿,汉堡、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等地先后都建立了类似银行。

五、结语

到公元1700年,荷兰的人口才为英国的三分

之一,领土面积只有英国的六分之一^[8]。尽管面临资源方面的强约束,但荷兰一方面通过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一方面不断创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国家,从而客观上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上限。同时,较自由的制度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使荷兰的经济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使这个资源小国在西欧众多强国中脱颖而出,也最终成就了荷兰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9]。根据麦迪森(2003)的估算,1700年荷兰的人均GDP为英国的1.7倍,为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2倍以上^[10]。

注 释:

其地理范围大概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荷兰境内土壤不适宜粮食耕作,谷物主要依靠进口。

参考文献:

-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3]阿瑞吉西尔弗.导论[C]//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M].北京:三联书店,2003:108-163,1-42.
- [4]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5]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 [6]蔡一鸣.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2):3-5.
- [7]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8]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10]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上接第54页)

参考文献:

- [1]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
- [3]严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韩成武.杜甫新论·破解杜甫心中的“古意”[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 [6]韩成武.少陵体诗选·前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 [7]杨伦笺.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8]李新.“曲尽人情”赞杜诗[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2):76.